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二回 童海川下山初試藝 探雙親風雪入京師

話說童林心猿意馬，恨不能肋生雙翅，飛到家中探望雙親，只顧貪趕路程，不知將抄包內的銀兩失去。原來自己這身衣服兜破了，碎銀子都從這掉下去，包銀子的綿紙尚在，海川一賭氣把紙也扔啦。他站在山口，一陣發怔：大丈夫不可一日無錢，這便如何是好？海川順丘陵地帶一邊兒走，一邊愁，離家萬里，沒有分文，這可怎麼辦？他腦子裡「轟」的一下，想起師父說過：如有困難之時，可去附近把式場內，道道辛苦，借個十兩八兩。於是腳底下用力，直奔北雙熊鎮而去。

海川一放步，幾十里地就出來啦。來到鎮南口，街裡也沒什麼人，走進不遠，路東高台兒有一眼井，上邊有盤轆轤，有位大哥正在往上提水哪。海川來到井台，問道：「大哥，我跟你打聽個事好嗎，這鎮上有沒有把式場？」

挑水的大哥一聽，上下打量海川，覺著這個人又窮又怯，暗暗地納悶兒。道：「您從這兒往北，到十字街往東，快到東頭，路南有個五間門臉兒，前邊搭著大天棚，那是大茶館。再往東走不遠，路北有個大廟，是火神廟，廟裡有把式場，你去找吧。」

海川順十字街往東，一看路南果然有個大茶館，字號是「迎佳賓」。天棚的竿子頭上拴著繩，吊著小牌兒，底下掛著紅布條兒，小牌上寫著「毛尖」、「龍井」、「大方」等等的茶葉名兒。往前不遠，有座大廟，宏偉高大的三座山門。海川一看，藍額金字：「敕建火神廟」。他邁步進來，東西鐘鼓二樓，北大殿往後還有兩層殿。東西一道長牆，當中一個月亮門，旁邊一根橫桿，上面垂吊著很多布條。（這兒是賣饅頭的作坊。）西面也是一道大牆，當中一個月亮門，門旁埋著一根一丈長的大白蠟桿子，標誌著是個把式場。

海川來到西月亮門外，這時候，有個二十來歲的徒弟，正從裡邊出來，海川一抱拳：「朋友，我找你們把式場的師傅。」這位教場子的老師父已經五十多歲，很有點功夫，在這裡教了二十多年。他每天去「迎佳賓」茶館喝茶，現在不在場子裡。場子裡有五十多個徒弟，由兩位練藝多年的大師兄管理。

小徒弟往裡跑，來到場子裡喊：「大師兄，外邊來了個人，要找咱師父。」

轉身一指海川：「就是這位。」兩位大師兄一看，喝！把嘴撇的跟爛柿子似的：「你找誰呀？」海川一瞧這二位，從年紀上看，也夠三十多歲，跟自己差不多，都穿一身藍。海川見他們滿臉的蔑視，一抱拳，問：「二位怎麼稱呼？我找場子裡的老師傅。你們二位是教師嗎？」「不，我們哥倆是教師的大弟子。我叫兩頭蛇劉洞。他是我師弟一枝花韓慶。」「原來是劉、韓二位教師，失敬失敬。」海川作揖客氣，這二位連禮都不還，道：「你找我家師父，有事麼？」海川道：「二位師傅，小可居住直隸省，因路費丟失，特來貴場子找老師傅借些盤纏。」劉洞一聽，心裡話：你連路費都被人偷去啦，還冒充什麼把式匠哪。「行啊，請到這裡一談。」劉洞、韓慶帶著海川就往裡面去了。

小徒弟打簾子，海川走進房中坐下。小徒弟端過茶來道：「請問師傅貴姓？」「不敢當，姓童名林字海川，直隸京南霸州童家村人氏。你把老師傅請來相見吧。」「您不就是借錢嗎？我們弟兄都能做主。敢問您是哪一門的人哪？」童林心說：我這門戶還沒立哪，說道：「二位，您要問我的門戶，尚且未定。此次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術，我要自立門戶。」劉洞一聽，差點沒嚇死，就憑這副尊容，我們爺們兒出身名門，這麼好的功夫都不敢說興一家武術，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。又一想，人不可以貌相，問問他師父吧：「您的老師是哪位呀？」「啊，我的本領是仙傳，呂洞賓教的。」劉洞一聽，這可是奇聞哪，呂洞賓教武術？真是豈有此理！給你二十兩銀子不算什麼，叫你蒙去可不成。乾脆把他揍跑了得啦！「老師傅，咱武林道有規矩，您有門有戶，只要進門道辛苦，我們可以給您路費。」海川一聽有門兒，便道：「那趕緊拿二十兩紋銀與我，我還要立刻回家哪。」「您先別忙，可您沒門沒戶沒師傅，這怎麼能給呢？」海川一聽真急了，就問：「二位怎麼樣才能給錢哪？」「對不起，我們要討教您的武藝，您有能為勝了我們才能給錢。」海川很生氣，沒有說話，把哨碼子一放，往當中一站。韓慶也不答話，左手晃面門，右手攥拳掛著風聲，「黑虎掏心」就是一下。海川連動都沒動，一看拳到，用右手攥住他的手腕，自己斜身形，順手牽羊一帶，右腳一踹韓慶的腳脖子，「嘍」地一聲，給韓慶來了個大馬趴。劉洞見狀，邁步過來，往前一湊步，腳踏中宮，右手拳直奔海川面門，一個「仙人指路」就打。海川隨著身體一仰，右腳紮根，左腳照定劉洞小腹就踹，「撲通」，劉洞仰面朝天摔倒在地。五十多位弟子全傻眼啦。忙道：「童老師請到屋中一坐。」海川無法，只好提著哨碼子進屋。劉洞挨了打不服，從火神廟出來，直奔「迎佳賓」茶館叫師父去了。

把式場的老師父是雲南人，姓雷名春字振恒，江湖人稱「通臂猿猴」。

劉洞從外邊進來道：「師父，有個人到咱們場子裡來找師父借路費。」雷老師把臉往下一沉，道：「糊塗！山南海北的，困在咱們這一方，江湖義氣四海之內皆朋友，何必還找我呀！」旁邊的鄉親們議論紛紛：「對呀，雷老師這麼多年，揮金似土，仗義疏財，不知花了多少銀子啦。」劉洞答應：「是這麼回事，弟子看這人衣衫襤褸，十分窮困……」，還沒等劉洞說完話，雷老師就接上茬兒道：「你這叫什麼話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再說武林前輩，施恩不望報，經常身穿爛衣，隱於市塵，遊戲三昧，甚至故弄玄虛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辦了好事，飄然而去，這種軼事還少嗎？給他幾個錢就行啦。」

「是，可弟子見他說話難聽，不知他是哪路英雄，問問他門戶……」，雷老師點頭道：「這還可以。不能由於咱們行善，叫人家鑽了空子，詐了財去。那樣，咱爺們兒就算栽啦。他什麼門戶？」「這個人說他奉師命下山自創門戶。」眾人一聽可都怔啦。「這人說話怎麼狂啊！雷老師，揍他去！」雷老師什麼樣的英雄人物都會過，心裡想：這是踢場子來啦。禍到臨頭須放膽：「劉洞啊，你可以問他老師是誰呀？」「弟子問啦，他說是呂洞賓教的，是仙傳。」這句話可炸了窩，連喝茶的「啞啦啦」都站起來了：「雷老師，這個人是踢場子的，他吞了豹子膽啦，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口邊拔須！咱們都去助威，看看雷老師怎麼打他！」七嘴八舌，說什麼的都有。雷老師看看劉洞，質問道：「你跟你師弟，還能允許他胡扯嗎？為什麼不打跑了他！難道說這麼一點小事也要為師出面不成嗎？」劉洞臉色顯得難堪，道：「師父，我和師弟都叫他給打了。」雷老師一聽，勃然變色，拔腿而去。

到了把式場兒，劉洞挑簾子，雷老師一看海川，心裡話：這是個老趕哪。

他一抱拳：「童老師，失迎失迎。」海川也抱拳答禮：「啊，打攪打攪，您是這兒的老師嗎？」「不錯，在下雲南人，姓雷名春字振恒，江湖人稱「通臂猿猴」。沒領教老師怎麼稱呼！」「童林，童海川，霸州童家村的人。」

雷老師問門戶問師名，海川還是照樣一說。雷春看海川的眼睛，閃閃如燈，知道童林身懷絕技。「童老師，您丟失了銀兩路費？」「不錯，愚下想跟閣下借紋銀二十兩。」「可以可以，我想跟您討教討教武功，童老師不吝金玉吧？」海川一擺手道：「雷老師久在江湖，您也是前輩。常言說得好，文不加鞭，武不善坐。我只不過缺些路費，您又何必動武呢？當場動手，各憑己能，萬一輸招，雷老師在此多年，如何收拾呢？」海川一再推辭。雷春卻認為海川無能：「童老師，今天不動手見見招數，銀子可不能相贈。」海川無法，就來到場子裡。看熱鬧的鄉親們一看海川，大家「嘩」一下子全笑啦，心想：「這位老趕，非叫雷老師給打壞不可。」雷春拱手：「童師傅，咱們比拳腳哇，還是比兵刃？」「全行，雷老師隨便吧。」「好，我們先比刀吧。」

他一轉身從兵器架上拿起把刀來，海川也拿起一把來。雷老師一個箭步兒，嘿，乾淨利索！往當院中一站，「夜戰八方藏刀」式：「請。」雷春心想，他任什麼都不會，混充大尾巴鷹啊！雷春左手晃面門，右手刀纏頭裏腦，「喇——」照定海川，斜肩帶背就砍。海川的眼力身法招數，以及實戰的應變都是尚道明、何道源兩位武林劍客喂出來的，比方說尚老劍客砍童林一刀和雷春砍一刀，同是一個砍法，砍的也都是一個地方，在速度上就大大不一樣啦！

海川看雷春的刀來砍自己，就像慢牛車似的，他也沒動地方，只是往下一矮身，用自己的刀反手一砸雷春的刀，「噲亮亮」，雷春感覺好像有人從手裡奪的一樣，刀就出去啦。他的臉臊得跟大紅布一樣。說真的，他都沒看見童林怎麼閃躲怎麼還的招兒。

「嘩」的一下，人們可就都怔啦！海川趕快把刀撿起來，兩口刀都放在架子上。「雷老師承讓了，您給我二十兩銀子我就走了，您看好嗎？」劉潤他們一看，心說「壞啦，這個老趕贏師父跟贏咱們一樣省事」。雷春搖了搖頭道：「董老師，您的功夫太好啦。我還要討教討教。」

一伸手把大蠟桿子抄起來。海川無法，西配殿地下也橫著大蠟桿子，童林也看出雷春拿桿子很有功夫，他並不貓腰，只用腳尖一搓中間，跟著用腳尖一挑，就把桿子拿起來了。海川心裡想：「我要跟你一樣拿桿子，何足為奇哪。」

想到這裡，就來到這條大桿子的一頭，這種大蠟桿子足有一丈二尺，後把就有小茶碗那麼粗，練這玩藝兒最吃功夫。那麼海川練過嗎？練過。在山上練的不是蠟桿子，是一丈多長的小松樹，去了枝葉，剝去皮，比這桿子可難多啦。海川一貓腰，用右手當中三個手指，平著一按大蠟桿子後把頭，這條大桿子跟黏上一樣平著起來了。鄉親們齊聲喊好。雷春大吃一驚，「可了不得啦，這人的內力可太大啦！這運用的是五臟之氣呀。」海川「懷中抱月」，「請。」雷春一揮大桿子「狸貓撲鼠」，照定海川胸前便點。

「唰」的一下就到啦。海川胸有成竹，上左一滑步，大桿子「霸王解甲」，往下一落，正搭在雷春的桿子上，蠟桿子講究崩砸挑纏。海川功夫一到，就好像一條蛇一樣把雷春的桿子纏上啦，前把一抗，後把一擰，「呼嚕」，硬把雷春的桿子奪出了手。雷春紮撒二臂，臉色蒼白，他覺著跟童林比，差得太遠啦。鄉親們也都傻眼啦。海川把桿子放下：「雷老師，這都是小巧之藝，本不算輸贏，您把錢賞下來我就告辭了。」雷春聽完，把心一橫：「董老師，我還要討教您的拳腳。」海川一想，這錢真難要哇，乾脆，我揍你一下，可能就給銀子啦。「雷老師，小可奉陪就是。」雷春一想，問他門戶他不說，讓他亮個架式，憑自己的經驗也能看出他是哪一家的武藝，「董老師亮個式子吧。」海川琢磨，我要亮出式子來，人家可能看得出來，不亮又不好，來個半拉式子吧。他左手平著往外一伸，應該左腳也伸出去，他沒有，身體直立，右手在胸前：「雷師傅請吧。」雷春一看，這是什麼架式？雷春左手一晃，右手對準海川胸前便打。海川要挨他啦，發招也就快啦。他用左手一穿雷春的胳膊，「金絲纏腕」，右手一攬雷春的手腕，往前一拉他，雷春就往前一栽。海川左手一扣，就在雷春的後背上，只用一威力呀，「嘍」的一聲，雷春栽出有二尺去。他覺著腦袋嗡嗡的響，耳朵眼兒「吱嘍嘍」放了響箭，眼冒金星，嗓子眼兒發甜，心口窩發熱，一張嘴哇的一下，把早晨吃的炸醬面全吐出來啦。雷春臉色發白，汗珠順額角往下流，混身顫抖。好幾個徒弟把他給攙起來。雷春道：「董老師，你好俊的武功，雷春甘敗下風。快拿二十兩銀子去，拿來銀子交給童海川。」海川心裡很不過意，道：「雷師傅，真對不起，在下離鄉多年，奔家心切。什麼時候您走到霸州董家村，小可一定竭誠相待。」

雷春也說不了話了，海川只好告辭。

這是童林頭結一掌仇。他認為這事就完啦，可他吧雷春二十多年的飯碗給砸啦，把式場踢啦，人家能嚥下這口怨氣？雷春可不是一般的人哪。在雲南府昆明縣管轄下有一片大山，叫八卦山，南盤江的江水三面回繞，裡邊有八位莊主。大莊主混元俠逍遙叟姓李名昆字太極，掌中一對乾坤太極圖，藝壓武林，年逾八旬，是一位有名的大俠；二莊主姓胡名庭字元霸，人稱鐵臂猿。七十多歲，久經大敵，掌中一口單刀，武藝絕倫。雷春就是他的弟子；三莊主姓任名光字志遠，兩膀一晃，力有千鈞，掌中一條水磨竹鑽鐵鋼鞭，翻天三十六式，人稱單鞭將；四莊主是位和尚，混身橫練，手硬如鋼，使一把亮銀方鏟，有達摩老祖易筋經的功夫，江湖人稱鐵背羅漢法禪僧；五莊主火眼金睛賀勇賀建章；六莊主寶刀手湯龍湯茂海；七莊主青風過柳柳葉貓韓忠韓殿遠；八莊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。八位莊主各有奇能，威鎮武林，童林絲毫不知。打了雷春，捅了馬蜂窩，彌天之禍，暫且不說。

且說海川有了路費，饑餐渴飲，晝夜兼程，恨不得齋生雙翅，飛越江河，速度快得驚人。可路途十分遙遠。從深秋又到了地表鳴風，天空欲雪。一年易逝，又報歲殘。聲聲臘鼓，敲碎旅客之魂。陣陣寒鴉，驚醒傲人之夢。年關嚴冬季節，來到家鄉，正是彤雲四布，大雪將下，朔風凜冽，地凍天寒。

天大黑時，才來到董家村的東口外，村裡並無鄉人。他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呀，真是去日兒童皆長大，昔年親友半凋零。自己衣衫這樣襤褸，怎敢貿然進門哪。海川想，我不如先到姑母家去打聽一下，然後請他二位和父母通融通融。沒想到海川白去了：姑父母前十年就相繼去世了。等自己再到董家村，雪開始下起來，而且越大。村東口有片樹林，是董家的墳塋地，他把嘴碼子放到樹根下想著，為什麼不暗探家宅哪？海川把長衫一拽，抬抬胳膊腿，週身上下合適，不帶軍刀，從樹林內出來。隱蔽身形，拔腰上房，形如猿猴，快似狸貓，一點聲息皆無，躡蹤跳躍，如履平地。來到家宅東北角兒，擰腰越牆來到自己房上，施展「倒捲簾」的功夫，從前沿探下身來。屋裡燈影搖搖，海川用小指甲把橫楣子的紙捅了個小洞，往裡觀看，一看，猶如萬把鋼刀紮於肺腑。靠著東牆，老父老母都坐著，面容憔悴，毛藍布的大被倒是很厚的蓋在身上，一盞豆油燈，光亮有限。地下有個炭火盆，藥鍋放在桌上。兄弟童緩端著藥碗，跪在炕沿上：「大伯，您喝藥吧，少想心事，咱家雖不說福德深厚，您二老做事為人，誰不知道哇。我哥哥吉人自有天助，什麼事也沒有，落葉歸根，終久會回家的。您要思念我哥，怎會得病啊。吃吧。」老人長歎一口氣：「唉——緩兒，伯伯糊塗哇。」說著眼淚嘩嘩地往下流。再看老娘也熱淚直流，唉聲歎氣，「海川兒呀，你現在在哪裡呀？不論怎樣也不應把你二老爹娘拋在九霄雲外呀。」童緩低聲勸解。海川難過萬分，有心下來與爹娘相見，自己又不敢。十五年分別，自己如此狼狽，父親有病，倘有不幸如何是好，現在身上分文皆無，不如去趟北京，找個把式場，踢他十場，弄來二百兩銀子，那時穿上新衣，回轉故里，父母一見心歡，病就會好些，然後慢慢地再敘前因。海川思索至此，翻身下房，越牆而出，來到董家墳塋地。又想了想，把心一橫，絕不能如此窮困見爹娘。此時，風雪正緊，鵝毛大雪從天而降。當頭片片梨花，迎面撲撲柳絮。海川頂風冒雪，認辨方向，繞走霸州城，直奔固安、大興縣、往北京而來。

天光閃亮，遠遠望見永定門城樓，雪好像小了，風也不刮啦，玉宇瓊樓，好美呀。等到了門臉，喧囂聲四起，推車的，挑擔的，魚貫而行。當中黃條石的馬路，兩邊有鋪面房，再往北奔天橋。距離到天橋二里半地，遠遠望漢白玉的欄杆，底下是從龍須溝過來的水，順西溝流出。天橋人煙稠密，海川不知道什麼地方有把式場子，正往前走，從對面來了個遛早鴨的，地道北京人，四十多歲。這位邁著四方步遛鳥哪。海川走過去一躬到地道：「先生，請問附近有把式場嗎？」這個人站住了，一翻眼皮，上下打量道：「往北不遠有好幾個哪。」說完了，揚長而去。海川順著方向就走下去。餓了，煞煞褲腰帶，舔舔嘴唇。北京城他第一次來，人地兩生，衣服又破，被人家看不起，就這樣走走停停，穿大街小巷，信馬由韁，行無定處。雪又下起來，寒風又起。海川冒著風雪，被困在京師。

這一天連口水都沒喝，更不用說吃飯啦。也搭著陰天下雪，天早就黑了。

這時候，風雪正大，有錢的人家擁爐取暖，誰能想到在冰天雪地之中，還有一天水米沒沾的落難人哪。海川從天橋到五牌樓，再穿東河沿，來到崇文門外，往北進內城。過東單，走東四到北新橋。他不認道，又往北下來，再往前走就到了成賢街東口。他一瞧，東邊一片金碧輝煌宏偉巍峨的府第，紫紅色的圍牆，金黃色的琉璃瓦。海川一看，兩扇大紅門，朱門獸環，緊緊的關閉。這是莊園處，不是府門，再往東才是正府門。府門上有門燈，下有懶凳。

門雖然關得很嚴，懶凳頭兒是在外面的。過街的大影壁十分講究，上下馬石，一邊四棵門槐，東邊是馬號大門。喝，這府太大了啦。雪下得很深，只有在這大門洞內避風。唉，一天什麼都沒吃，堂堂的英雄，一身絕藝，連一頓飯都找不出來。海川心想著在這避一避風雪，明天天亮，我一定要設法踢場子借錢吃飯，決不能困死在北京。海川把嘴碼子搭在懶凳頭上，自己往上一坐，盤膝吸氣，用氣功催動身體各部位，慢慢地他就睡覺了。

後半夜風雪皆停，天一閃亮。就聽見大門裡邊有人喊：「王爺出來啦。」

唵嚕唵嚕出來的人可不少，腳步匆忙。海川一想：裡邊出來的主人一定了不起，我得趕忙離開這兒。可他又納悶：天還沒太亮哪，這麼冷的天氣了，暖鋪熱薰的，不在被窩裡，出來幹什麼？還沒等海川想完哪，「咣啷啷」門分左右，前後呼應，跑出來一幫二十上下歲的哈哈珠子，足有十幾個。眾星捧月一般簇擁著當中三個人。上首這位三十多歲長的跟下首的差不離：黃白臉子，面帶

忠厚，戴棉帽，一身藍，綠線板兒帶子，沒有鬚鬚。海川一想：「這二位可能不是裡面老爺、就是太監。」當中這位王爺，身高七尺開外，肩寬背厚。頭戴海龍皮帽，寶石頂子，迎面鑲著一顆明珠，晶芒四射；身穿紫色寧綢面狹獼猴的皮袍，玄色黃緞的巨龍袋，青緞子馬褂，貂皮領子，貂皮袖口，腰繫黃色帶子，粉底雙梁緞靴子。三十多歲，不到四十。紅撲撲的臉膛，長方的臉型，濃濃的雙眉，兩隻眼睛很有神氣，大鼻子頭兒，一條發辮長長的，辮簾子垂於背後。這位，便是當今萬歲康熙的第四皇子，固山多羅貝勒愛新覺羅胤禛，後來封為雍親王。那二位是親哥倆，大哥叫何吉，老二叫何春，做了王府的總管。

雍親王爺，聰穎非凡。使他高興的，是他有個兒子名叫弘歷，祖父康熙最喜歡，並說：這個孩子的造化將來比自己大。康熙本身是皇帝，他說弘歷將來比他有造化，那弘歷必須做皇帝才能證實他的話。弘歷將來要做皇帝，那他父親胤禛必須是皇帝，弘歷才有份。最近，使他最不滿意的，也是最不高興的，是康熙有旨意命十四皇子使用明黃色。這明黃色只有皇帝專用，別的什麼人要用全是欺君之罪。現在他叫十四子使用，那就等於示意別人，將來十四子繼承皇帝位。如果他弟弟做了皇帝，他本人就無望了。他無望而弘歷也就更談不到了。這是王爺隱藏在心底的兩件事。

王爺為人仗義，而且喜歡練武。由東光裕鏢局李國梁鏢主介紹了一位教師爺，山西太原府花家寨的人，姓花名旺字逢春，人稱「神槍花四爺」，在府裡任教師爺。王爺自己也愛練，起的也早，而且最喜歡雪景，所以府門外積雪不掃，為的是請王爺賞雪。大門一開，二總管何春一眼看見童林，他想「這個人怎麼到這兒避風雪來了，驚動王爺可不得了。」何春是好心，用左手一撥拉海川：「你這人還不快走。」海川也從凳上下來。不留神，把破嘴碼子從凳子頭兒上帶下來，雞爪尖頭也露出來了。王爺把臉一沉：「什麼人大膽，身帶兇器來到府門前！吉兒呀？」何吉立刻請單腿安。「到書房拿我的片子，把這個人送到廳上去。」真送到廳上去，海川可就完了。他「撲通」

一跪：「王爺，我是好人哪。」「因何身帶利刃？」「這本是小子防身之物，小人自幼練習把式。」他這句話投了王爺的脾氣，王爺一怔神，問：「你會武藝？」「小子練藝十五年，到京城來謀生，舉目無親，困在此地，請王爺賞飯吃罷。」王爺聽了，心裡明白，這個人五官端正，面帶中厚，忍饑挨餓，不劫不搶，不偷不盜，確是安貧的君子哪。聽教師說：武藝好，首先看眼神是否足滿，目力是否集中？這個人就是教師爺所說的那樣。「你姓什麼？」

「小子姓童。」「家在哪裡？」「京南霸州童家村。」王爺打量童林，想了一下說：「吉兒啊，咱們打更的更頭不是不幹了嗎？你把他帶到莊園處去，補上名字，不准難為他。叫他當個更頭吧。」何吉一聽，這事真新鮮，在府裡打幾年的更，都當不上更頭兒，他還沒進府就放了個更頭，王爺不知是又犯了什麼脾氣。何吉笑呵呵地向童林道：「老鄉，你很有造化，你知道這是哪位爺嗎？」「不知道。」「固山多羅貝勒爺，晉封雍親王。」海川才知道這是皇上的兒子。

何吉帶著海川進府門往西院走，西院是打更的鍋伙，有五間大房。挑氈簾一進去，屋裡熱氣騰騰。東西兩面對槽的大炕，一邊住著二十多人。屋裡也有長桌木凳，當中砌的大火爐，上面坐著十幾把大鐵壺，「呱呱」地滾開。

每人的鋪蓋都在炕裡放著，牆上釘著長木板，上面放著包袱衣裳。四十名更夫，一個大頭，兩個二頭兒。現在大頭兒不乾，只有三河縣的張老千張頭代理。聽外邊喊了一聲，「何老爺來啦。」大伙兒「唵啦」一下全站起來，氈簾一挑，海川跟著一塊兒進來了，都過來請安問好。何吉一撇嘴道：「猴兒崽子們。看見咱就是五黃六月，不見著咱就是十冬臘月，背地裡淨罵我。」

「何老爺，誰要罵您，我割他的舌頭。」「張老千，別多說啦。王爺放下更頭來啦，給你們大家見見。今後一個將軍一個令兒，你們都要聽更頭的。過來過來。」他一指海川，「這位是童頭。」大家都過來喊著「童頭童頭。」

說著話都作揖。老千過來問海川道：「童頭，這兒是您的地方，請問您的鋪蓋哪？是在回事處還是在莊園處哪？我叫他們給您搬來。」童林根本沒有鋪蓋。老千見是個窮頭，說：「沒行李可不行，天氣太冷。這麼辦，我這有牀被，你們誰有褥子？」好幾個人答話，「有。」這就要拿。童林一擺手，「謝謝，我這人長這麼大沒鋪沒蓋過，習慣成自然啦。不過，入鄉隨鄉，等到月頭掙了錢，我再買。你叫什麼？」「我是三河縣張老千，二更頭兒。您來啦，聽您的！」老千把海川嘴碼子接過來，放在海川睡覺的地方。然後找了個茶杯，用開水沖衝，拿出茶葉來給泡上端過來：「童頭，您先喝點兒茶。」海川一搖頭說：「昨天晚上我跟人家要了涼水喝了。現在根本不渴，我問你，什麼時候吃飯哪？」「啊，您餓啦？」「我還是前天吃了一頓飯。昨天一天沒吃，能不餓嗎？」老千一聽，心裡說：原來我們頭兒扣著食哪，山後的蠍子——餓蟄。「頭兒，別著急，說話咱們就去大廚房吃飯。」大伙兒圍過來，這個給裝煙，那個就給打火兒，火絨、火石、火鏟全都拿過來。海川擺著手：「眾位，我不會抽煙。我就是餓。」海川勉強喝了一碗熱茶。老千把鋪底下小柳筐拿出來，撿大個兒的老醃雞蛋，拿了八個，揣在懷裡說道：「走吧，頭兒，咱們先吃去。」海川跟著老千往外走，順莊園處往東，走正府的垂花門外。這時候，雪都抬出去啦。前邊出現了一個小四合院，十分清幽。

他向老千問道：「這是王爺住的地方嗎？」老千聽了一撇嘴：「頭兒，您真是老怯哇，王爺、福晉、格格、阿哥們能住這房子麼？這是教師爺的住宅。」

「噢，王府還有教師爺哪？」「好麼，您連這個都不懂。沒教師爺，誰能保護王爺的身家性命哪？」「咱們不是打更的嗎？」

「童頭兒，咱們是打更的，只能順著更道報更，別的什麼也不管。來了江洋大盜，高來高去，咱們也管不了哇！您說對嗎？」

「對。這位教師爺是怎麼個人物？」「聽說了不起，萬人敵呀！」「那太高明啦。叫什麼名字？」「太原府花家寨的人，是位清真大爺，神槍花旺號逢春。」童林一想，自己沒聽說過這個人物。兩個人再往東穿過一層院兒，海川一看，東房一溜五間，掛著棉簾，熱氣從裡邊往外冒。兩個人進來，慢慢地看清楚：北頭有個暗間，上邊掛著青布簾子，北頭東牆，砌著大灶，連筒子火足有五個火眼，火苗子「騰騰」竄著好高。靠對面西邊有個大案板，底下是和煤的地方。案板的南邊有個矮腳木架，上邊放著大缸盆。海川一看這位大師傅，四十多歲，是個一簍油的大胖子，臉蛋子上邊的肉都快耷拉下來了。一對小眯縫眼，由於臉上的肉太多，把鼻子都給擠沒了。一身青，係著布圍裙。一看他們進來，問道：「哈哈，老千二頭，聽說王爺放了個新頭來，是這位吧。給我介紹介紹。」「哎！王師傅，你請過來。童頭，這位是王師傅。王師傅，這就是童頭兒。」王胖子還是個和氣人兒，一邊說一邊兒作揖。海川也一抱拳，「喝，王師傅，好大的肚子，人沒到肚子先到哇。」王胖子一聽，笑道：「童頭，見面就開玩笑哇。」「不，王師傅，你這肚子可有大用處。」「嗨，童頭，我這人都廢啦。喝涼水都長肉，我都愁死啦，不用說跑，快走幾步都喘。人沒到哪，肚子先到啦，真沒法子。您還誇我，這肚子可有什麼用處呢？」「哈哈，王師傅，您要到了別的地方，趕上吃飯沒桌子，菜碗沒地方擱，您這肚子，倆菜一個湯放上滿有富餘呀。」「童頭，有你的！頭次見面就拿我開心哪，哈哈，有你的。」

海川笑道：「一遭兒生兩遭兒熟，還要多親近。王師傅，您忙著。咱吃啦。」

老千把菜端來，又拿過兩雙筷子，放好了，一張八仙桌子放著一大筐籬老米飯，熱氣騰騰。一個小筐裡放著頭號兒大黃沙碗。老千盛了兩大碗端過來，兩人每位一碗。海川可問老千，「這飯一個人賞幾碗吃？」老千這個氣：「童頭，您可真怯。隨便吃。您把它全吃了，重新給您現蒸。怎麼還問碗兒？」

海川一聽，這可好，他親自過來，一隻手一個大碗，在飯筐籬裡往下一紮，兩個碗對著用力一擠，然後一立。把左手的碗揭開，右手托著跟塔似的就過來啦。老千一看：「喝！童頭，您真怯，沒告訴您管夠嗎？」老千一伸手，從懷裡掏出個老醃雞蛋來，「童頭，這是我老伴兒前幾天給送來的，滿油兒，您吃一個。」海川用手接過來，剛要吃，老千說話啦：「童頭，您准沒吃過，這玩藝兒吃了以後您准脫頭髮。」「是嗎？」「沒錯兒」海川拿起雞蛋圓圍著往嘴裡就填。老千伸手給奪過來：「嘿，頭兒，哎呀，您可真怯呀，這得剝了皮兒吃！」他把雞蛋磕開，剝了皮遞過來。海川整個兒放在嘴裡，沒怎麼嚼就下去啦。海川吃飯真是叫人眼暈哪，就這合子碗，一共吃了十二碗，這才算飽。「童頭，您可真能吃啊。」「你不知道，我把昨天沒吃的那份又補上啦。」老千知道童林是真餓壞啦。

兩個人說說笑笑，回到更房，坐下喝上茶啦。海川這時才問更是怎麼個打法？」童頭，府裡有兩股更道，您看這個。」說著從

牆上摘下兩根竹竿，和拐杖差不離，核桃粗細，五尺多長。「這是什麼？」「童頭，這就是更竿，府裡有人犯規，調竿兒打人，也是它，這裡裝著水銀，一頭兒沉。晚上交更，不准敲鑼打梆子，就用這個在窗外墩兩下，就是二更。外邊一股更道，裡邊一股更道。前任頭兒在的時候，我帶二十人走前夜，三更交班，他帶二十人走後夜。現在換了您，一位將軍一個令。您說怎辦就怎辦！」「嗯，可這更道我不熟悉呀。」「不要緊，我帶著您走上一遍，不就熟了嗎？」「好，我跟你商量一下，老千，從今天起，每晚只需要你帶二十名兄弟上後夜。記住：後夜從四鼓上夜，到天亮為止。比方說，今晚你帶一撥二十人上夜，餘下的休息；明晚你再帶另一撥兒二十人上夜，前一撥兒休息。只你一人辛苦點。前夜由我一個人滿包下來。」老千一聽，就說：「頭兒，哪能讓您受這麼大的累呀？」其實，海川為的是熟習武藝，不願被別人看見。「張頭兒，你們眾位全別客氣，晚上到四鼓我要不叫起，你們就睡到天亮」大伙兒一聽，童頭把咱們的活兒全包啦，既高興又感激。

海川就此每天上夜值更練功，把思鄉之念，暫時拋置一邊。先在王府有了個安身之處。身懷絕技的英雄明珠埋土，真是鹽車困良驥，田野埋麒麟哪！

什麼時候才能離門三級浪，平地一聲雷哪？

這天已交二鼓，海川看碧天如洗，星頭皎潔。海川走到二道院的大客廳前，（因為從西院角門進來，在大客廳的西頭。）這裡是王爺的裡間兒書房，如果王爺不去內宅院，他也可能在這裡間休息。現在海川全都熟悉啦，這裡正是院子西配房的北山牆。海川習慣地用更竿在窗下墩了兩下，如果王爺在裡邊，也就知道是二更天啦。海川輕輕地再往前走，就到北山牆的東頭兒，在這裡，整個兒院子全看清啦。就在這時候，海川聽見東配房上有響動，他意識到來了夜行人。海川背靠南山牆，側目往東房上細看。從東房上後坡爬到中脊，探頭往下看，是兩個夜行人。北邊這個是一位大個頭兒，身高有八尺。前胸寬背膀厚，虎體熊腰。身上穿三串通口夜行衣，背後又垂燈籠穗兒，背著一口金背鬼頭刀。南邊這位，好像是個出家的陀頭和尚，六尺多高，細腰窄背。身穿灰僧袍，黃蓬蓬的頭髮披在腦後，刀條子一張小窄臉兒，滿臉的橫絲肉，透著陰險毒辣，手黑心狠，腰裡別著一條軍刀，二尺四寸長，核桃粗細，象一根火筷子，越往前越細，頭裡是個大尖兒，緊後邊手攥著的地方，有個護手的月牙。海川明白，這軍刀叫三稜鵝眉刺。兩個夜行人手扒中脊長身形往下看，他們可沒看見海川。海川心裡一陣思索，看來賊人到王府決不是行刺，而是偷盜。「保護王爺拿賊人，可不是打更的責任，打更的也沒那麼大的本領。現在我只有報警的權利。我一喊有賊，打更的就不算失職，拿賊是護府教師的責任。」可自己又叫著自己的名字：「童林哪童林，你風雪困於京師，也算受王爺的知遇之恩哪。自己不會武藝，那就沒的說了；乾脆把他們請走就得啦。」想到這裡，海川稍微一露身形，衝上去說道：「合字兒嗎？並肩字的坐子，對盤兒高手兒，扯乎吧。」海川所說的是江湖話。

意思是「朋友嘛，兄弟在這謀飯吃哪，亮面兒，高高手走吧。」兩個夜行人一聽邊有人調侃兒，按理說應當走。可他們倆一看童林是個更夫模樣兒，而且手無寸鐵，只拿著一根竹竿兒。兩個人一想：叫一個其貌不揚的更夫給說跑了，那多寒碜。那位和尚一伸手「哧」一下子，拔出鵝眉刺，踩中脊飛身而下，「彌陀佛，哪裡走！」捧刺就紮。海川有點兒氣：我說話你們走就得啦，怎麼還要我的腦袋？」勞駕，請摘吧。」說完，微一縱身到院中，一看和尚的刺紮來啦，上右閃身、划步、躲過刺，右手竹竿「橫風掃月」，照定和尚的頭部就打，「唔」地一下就到啦。和尚禪頭一閃，海川右手反竿兒一抽他，「叭」的一聲，和尚應聲而倒。大個子那位一看，探右臂，「嗆亮亮」，鬼頭刀亮將出來，踩中脊飄身而下，照定海川後脖子，斜肩帶背就砍。「喇——」，金刃劈風的聲音就到啦。海川聽後面刀來，左腿順右腿後邊一撤，調臉轉身躲他的刀，右手竹竿「枯樹盤根」就掃，大個兒腳尖兒點地，「噹」一下子蹦過竹竿。海川「猛虎回窩」，竹竿又回來啦。正是大個兒的後背，「啪嚓」一抽，抽得那主兒就一溜滾下去。兩位夜行人也是久經大敵，閱歷豐富，知道碰上高手啦。就地十八滾，「鯉魚打挺」，「嚕」的一下全起來，前後一齊上。童林心說，「就這能為來個十個、八個的也不行啊」。海川往下一剎腰，弓跨步的架式，雙手擎棍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。

和尚在前面一順刺，照定海川面門就紮，大個兒同時舉刀奔海川頭頂就劈。

海川氣往下沉，上右步斜身躲，「仙人指路」，竹竿點和尚胸口，右腳紮根，左腳往後，「嘍」的一聲，兩個人應聲同時都出去一條兒。這手功夫叫「倒踢紫金冠」。兩個人爬起來，過去沒栽過這樣跟頭，想不到這更夫如此厲害，惡狠狠又撲過來。海川要想把他們致於死地，憑本領只是舉手投足之勞，可海川不敢哪！小竹竿在手，指前打後。這兩個人可樂兒大了；王八吃西瓜，滾的滾爬的爬呀。和尚一看！可了不得啦，虛晃一刺，縱身出去，他把同伴給晾下啦。大個兒還認為前後夾擊，沒想到同伴撤了，他再想跑就來不及啦。

海川抽身撤步一轉身，好俊的功夫！右手竹竿一落，「當！」正砸在刀背上，「嗆啞」，鬼頭刀出手，大個兒就勢一轉臉，墊步擰腰，飛身上房。海川心裡在想，應該拿住一個，可又一想，這兩人的功夫，都有師門，不像黑道兒的人物。我棲身於王府，還是不要多事，已經打掉他們一口刀也可以啦。海川側耳聽了聽，北屋沒有聲息，貓腰撿刀。海川一回想，暗吃一驚，自己十分後悔，王爺在府門外，一時側隱，將我收留。可我的來歷很是不明啊，萬一被王爺知道，錯認我是強人，把我送往官府，有口難辯，我這輩子就完啦。

海川思索到此，嚇得是膽裂魂飛。